

第十五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獲獎作品點評

黃坤堯

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以閱讀及評論為主，主要是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寫作能力及思考能力，推動校園閱讀及創作風氣，寫出具有識見和批判力度的書評，並對有關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進行人文解讀。第十五屆(2019)獲獎者跟過去一樣，分別決出冠亞季殿四名及優秀獎六名，另設優良獎十名，合共二十名。此外本屆又跟去年一樣，除了本地高校的學生參賽之外，其他澳門學生赴海外升學者，也可以一併參賽，同等待遇，同等考慮。結果首名及殿軍屬本地學生，而二、三名則由在外地讀書的同學獲得，大致打成平手。其他海外學生尚得優異獎一名、優良獎三名，獲獎名額少於本地同學。

2019 年度獲獎作品水平略高，寫作能力大體流暢，表達清晰。而閱讀及理解能力表現亦佳，說明道理，分析問題亦見精到。此外更為難得的，就是前四名的作者都能總結全書精華所在，提出具體可信的理論探索，有時連老師也未必容易辦到，思維清晰，方向正確，確是令人振奮之事。

冠軍作品淺談賈平凹的《山本》，限於篇幅，作者藍芳恆並沒有交代這本小說的內容、人物、情節、結構等話題，如果讀者沒有看過《山本》，難免會摸不著頭腦，不懂得故事的來龍去脈。作者一開始就說：「人的行為均是深層心理現象的表層呈現，心理現象又為個人世界觀與哲學觀所支配」，由此「便嘗試從《山本》的人物和事件入手，分析在《山本》在構建過程中所隱藏的幾個令我深有所感的人生哲學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為當代社會所提供的多元價值取向」，主要有三點，即齊物、貴柔、合一，分別就文本加以舉證及說明。綜合傳統的儒道思想，亦為賈平凹《山本》一書安身立命之所在。例如論證「齊物」觀點，藍芳恆指出《山本》「對秦嶺的草木和動物進行了細緻而又飽含感情的描寫，在他筆下，這些草木和動物都充滿了『人氣』，他們有自己的個性和思想，似乎只是與人在形態上有所不同而已」；其二，「《山本》中無論大事小事，總有草木或動物來提出預兆」；其三，作者也常取某種動物來象徵人，或是取某種草木來象徵一種精神或氣運。至於「貴柔」之說，「陸菊人便是《山本》中懂得通過預期效果來拿捏柔的分寸的人。巧妙收服崔掌櫃時，她是七分柔三分剛的。不直接揭穿崔掌櫃的謊言、不採取嚴厲懲罰手段，這是柔；同時展現自己作為茶行總領的魄力和能力震懾住對方，這是剛。拒絕井宗秀從茶行取錢建鐘樓時，她則是七分剛三分柔。表明自己拒絕的堅定立場，這是剛；從預備旅的長遠利益出發來講道理，這是柔。」其實就是辯證以柔制剛的道理，具有說服力。至於「合一」方面，「然而一個人通達事理還不算太難，難的是擁有一份踐行事理、傳遞事理、改造人心的勇氣和擔當。他是在行醫的過程中將『知行合一』作為了自己的行為準則的，與《古爐》中的善人相似，陳先生不僅是一位醫者，還是一位智者、仁者，他不僅醫病還醫心，這二者常常同時進行。」藍芳恆就是這麼輕鬆簡單的說出個人的觀點，至於是否可靠，原著作者賈平凹是否同意，我們可以繼續探索，不過當日評判團還是一致認同這三項觀點，言簡意賅，得分亦高。

亞軍曾浩倫也很了得，提交了一篇名為〈「文體自覺」與「文人覺醒」——從朱自

清散文探析其「文學自覺」，副題有二：(一)「文體自覺」：從題材和語言體現閑話本色；(二)「文人覺醒」：以閑話形式發揚人文精神。在傳統對朱自清散文研究的領域中注入了新的觀點。其一論證「文體自覺」。

朱自清於1926年所寫的〈飄零〉，開篇與收結分別記述與友人的兩席對話。口語置於文中而不顯突兀，且舉當中一個聲情並茂的例子：「『他其實大可以不必管甚麼中國不中國了：偏偏又戀戀不捨的！』」即使不是呈現對話的文段，朱氏亦有嘗試以帶口語的筆調與讀者對話：「P又告訴我W戀愛的故事。是的，戀愛的故事！」類似的口語結構亦見同年作品〈海行雜記〉：「是的，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友要罵這隻船是『帝國主義』的船了。『帝國主義的船』！」還有寫於1924年的〈春暉的一月〉：「好的，我也該下橋去了；春暉中學校還沒有看見呢。」重覆關鍵字眼，用感嘆號加強語氣，兼把「是的」、「好了」這類口語的發語詞放進文章，以今天的視角讀之看似平常，但值得注意那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品，早於那時朱氏已能衝破文言的藩籬，在傳達白話時又不為歐化句式所窒礙，這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家而言確是一大突破，朱氏的創作亦是因而滲透閑話氣息。

其二論證「文人覺醒」。作者說：

朱自清在面對革命潮流與所屬階級的主張相違背時，沒站到反革命的一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暫時逃避」，以學術、文學和藝術作為「消磨精力的場所」。倘朱氏所言沒有自謙的成分，那似乎說不上是文人應有的身份覺醒。但就事論事，若朱氏後來的論說文章仍然能面向讀者，滲透其中的國學素養和人生閱歷甚至能給讀者指示方向，那麼朱氏的寫作便不僅是消磨精力的退場機制，而是恰好相反地實現了文人的身份覺醒。倘若此「文人覺醒」成立，朱氏以「閑話」為歸趨的散文自覺會否因而轉變，似乎又值得成為延伸下去的話題。

這裏我只是列出兩項重要的觀點，其他文中還有很多引文及論述的過程，也就不詳作羅列了。無論讀者是否同意曾浩倫的觀點，單就這兩項來說，也就是讀書有得，深入思考，寫出見解，令人耳目一新了。

季軍鄭啟源〈孤魂——淺談《野草》〉，作者提出三項觀點：「作為存在證明的自畫像」、「寫作觀」、「魯迅的饋贈」。指出魯迅：「《野草》中作為啟蒙者，自我剖析達到了他對個體的更深刻認識，而作為根本的是他以將一切受到的挫折都加於自身，這才使得他在《野草》中有了這麼深邃的思考。簡單來說，就是魯迅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他所看到的所有負擔，的確是大魄力。」鄭啟源進一步更認為《過客》是魯迅的自畫像。

終於，我走到了《過客》中。我看見了老翁、女孩、過客，但我知道他們都是一脈相承的。女孩若是往西走，終將成為過客；過客若是停下來，終將成為老翁。前方的盡頭是墳，但過客只得往前走，這是一種反抗。作為過客，自是不願回轉東邊的。布施，也不便收下的，皆因這都將引誘我停下來。作為過客，最好的辦法自當是把布贈予野百合野薔薇，青年們，未來的棟樑們，祝你們平安。作為過客，自當孤獨地闖入西邊。望着跟隨着過客的夜色走下去，我想起了老翁問過的三個問題：「你是怎麼稱呼的。你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可以問你到哪裡去麼？」這正是最基本的哲學思考。黃昏之時，我更願意相信過客是追着太陽而走的，凝視那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跡。大家都知道，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實過客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但過客還是勇敢闖進去了。於生死間，魯迅畫成了自己。

在寫作觀方面，作者認為魯迅說真話也是很有技巧的，「《野草》中示範了這樣的一

種辦法，不直寫真實，將其抽象化，結果證明這是成功的。」最後寫魯迅的饋贈，作者說：「魯迅給予我們最大的饋贈是思考，相當於給予了我們整個世界，為我們打開了未來的道路。尋寶人將藏寶圖予你，也將探得的陷阱告知於你，你無法要求探路人給予你更多，他已盡力了。」這裏可能有些虛幻的感覺，但也確實指出魯迅作品真面目的所在，帶出新穎的角度，供人思考。

殿軍張真一〈多重視角下的民國婦女運動史——淺談《郁達夫小說集》中的角色塑造〉，比較郁達夫小說中男女角色的表現，亦分三項：「物化與異化——男權者視角下的女性塑造」、「反諷與反思——零餘者視角下的男性塑造」、「微觀與宏觀——親歷者視角下的婦女解放」，觀點鮮明，亦見新意。在「物化與異化」的論述中，作者云：

倘若將同情與上文中的讚美稍加對比，則會發現其中還有一絲強者的優越感：在擁有著高潔品質與「清白之身」的女子面前，男主人公扮演著尋求精神慰藉的弱者形象，而在為了生計而不得不出賣肉體的女子面前，男主人公則以拯救者的身份自居，在自顧自地發誓的同時毫無顧忌地使用著她們的肉體。將女性分為三六九等，體現出的郁達夫內心中對女性下意識的物化與歧視。

在男性塑造方面，「郁達夫筆下的弱男子有兩種突出的特質：其一是以淚洗面，其二是體弱多病。」相反，小說中的女性則相對健康和活潑，「這既傳達出郁達夫對於『男性本優論』的蔑視，也體現出一絲對於性別結構如何重構的反思」。在婦女解放的論述方面，「郁達夫自身的失意與抑鬱促成了他對男性群體的懷疑，致使其通過塑造零餘者的形象來完成對男性本身的批判。郁達夫筆下的弱男子是人生的失敗者，他們遭受著與女性相似的壓迫，卻不能意識到自身的苦難來源於男權本身，反而將自身的失意轉化為對女性的歧視甚至暴力」。殿軍作品深受很多評判的喜愛，認為分析到位，可是錯字太多，從頭到尾以至參考文獻，都以「郁」為「鬱」，超過二三十次，加上其他「麵前」〔面〕、「鶯蘿行」〔蔦〕等筆誤，可謂慘不忍睹。其實在繁簡轉換之後，只要稍作回顧，仔細檢查一遍，自我糾正，就可以避免犯上低級的錯誤而被扣分。以上四篇，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冠軍呢？其實棋逢對手，各有可觀，有時真的是難以判定了。

其他優異獎六名，有時也有一些很好的觀點，可以參考。戴孟桐〈落在你一生中的雪〉，解讀王蒙的《悶與狂》，特別是「在十九歲的燈下讀《燈下的十九歲》一章」，借題發揮，文筆流暢，評論的部份著墨不多，反而多談作者的個人經驗。「我一直未曾放棄寫作，也一直未曾放棄閱讀；我堅信我所讀到的文字會帶給我力量，我也堅信自己的文字能給別人些許支持。而事實上，那些力量，並不來自文字本身，而來自我們的內心，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在昏晦無光的世界裏的一點救贖」，富有個性，十分主觀，甚至帶有飛揚跋扈的感覺，寫出個人的獨特體驗，可是評王蒙《悶與狂》的論點則相形單薄了。

趙家璇〈從《台北人·孤戀花》中看『靈肉之爭』的主題〉，分為四章：「動物世界：獸性化的男性角色與倫理的喪失」、「莫比烏斯環：下層女性逃不開的宿命與中國悲劇意識」、「人性的微光：『靈』之美 同性之愛」、「結語：動物世界與現實世界」。而作者的結論是：

《孤戀花》中，我認為最為悲劇的一點是，娟娟由人轉化成動物的結局，它用赤裸裸地告訴我們，「靈」本高於「肉」，這是我們的美好幻想，但在殘酷現實中，「肉」卻戰勝了「靈」。可以說，《台北人》這本書幾乎每個故事都帶著這種現實的悲劇基調，這也是白先勇對當時籠罩在「白色恐怖」的烏雲之下，近乎崩潰的臺灣社會的警醒，只有深深地刺痛社會無數正在為「靈」同「肉」戰爭者的心，才能從絕望之中誕生希望，才能把這個社會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

針對文本分析，十分細緻，甚至深化人性的探索，也很到位。可是缺點則是泛政治

的推論，「白色恐怖」只能說是誤判，與文學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而「近乎崩潰的臺灣社會」的解讀也難免變成誇張失實了。《台北人》可真具有這種政治能量嗎？

祝銘〈寂滅與永生——淺談《山本》中生命的慈悲與韌性〉副題有三：「萬受摒棄，不更其內」、「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作者首先介紹麻縣長，雖然失去治理一方土地的權力，卻寄情於山河大地及禽獸植物之中。「故事的最後，面對戰火之中滿目蒼翼的渦鎮，麻縣長把手稿留給井宗秀的親信，渦潭成了他最後的歸宿。或許只有那深不見底的潭水懂得他的熱血，他的無奈，他的淒涼和悲壯。渦潭的漩渦無疑是苦難的象徵，任何事物被裹挾進去都會消失的無影無蹤，然而在歷史的洪流中，他留下的《秦嶺志草木部》和《秦嶺志禽獸部》，作為文人最後的尊嚴與氣節，為亂世下默然的生命立言，在無聲之中發聲，使無名者有名，這樣的麻縣長，反倒多得了秦嶺的胸襟和氣象。」以著述傳世，寓意深刻，賈平凹的《山本》又何嘗不是寄意於此呢？第二節介紹陳先生，「陳先生作為盲郎中，一方面為渦鎮的人們醫治身體上的各類疾病，另一方面為亂世之中的芸芸眾生開啟心智，以充滿哲思的指點使得蒙受苦難的人得到解脫，但也總會巧妙的點到為止，縱然失明，卻反而更加洞察世事。」第三節寫《山本》的靈魂人物陸菊人，「在丈夫楊鐘因戰爭死於非命，兒子剩剩也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成為跛子後，是陸菊人在楊家擔起了頂樑柱的地位，天生的達觀與忍耐使她有了超越苦難的能力，使她成為了這個家裏風風火火的女主人和讓一家人風生水起的生活軸心。不可否認，她極強的持家能力，她的隱忍與堅強，為戰火紛飛的年代增添了人道主義底色。此外，陸菊人與井宗秀的情感關係也是全書的紐帶所在。」作者先後寫出本書的重要人物和主要情節，結語云：「秦嶺將人世的滄桑變遷與榮辱興衰盡收其眼底，一座大山因此而肅穆，莊嚴，令人敬畏。所謂悲憫，正是由此而來。」在論述方面比較簡單，跟冠軍之作相比，稍嫌失色。

張兆康〈對酒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讀莫言《酒國》有感〉，以討論批判為主：「批判無視人類的道德底線的『食嬰』意象」、「抨擊滿腹板油的貪官污吏」、「對當下中國人生存狀態的關注」，結論更深刻的指出：「『人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和意志，逐步失去了人生目標，無法逃脫走向沒落和沈淪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反抗這的消解和沒落，便是上個世紀末中國社會某種鏡像式的寫實。」又云：「莫言通過《酒國》的創作向世人揭開了酒文化的一個側面，他思考和酒國的歷史與當下以及未來，提出個體在酒文化下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策略的問題。其批判力度側重於對沒有道德底線的批判，和對腐化的官場的批判，但並未止於對這種壓抑反彈出的過度覺醒狀態的呈現，而是激勵變現這一時期腐化的混亂的程度，從而仕途〔試圖〕探討人類在尋找自我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所以說，莫言這部小說創作的最主要的主旨便是對當下中國人生存狀態的關注。」指出莫言《酒國》的主題所在，可是只流於表層的閱讀，大致如此，以後還是可以深化討論的。

陳馨怡〈城市，情感的容器——淺談《台北人》中的城市形象〉分論上海、南京、桂林、臺北四個城市，承載著濃厚的鄉情，各有各的故事，採用的視角有些特別。論云：「在看完《台北人》後，我反覆問自己，『如果我是處在那個時代，如果我是他們，我該怎麼活，我會念念不忘過去不肯走出嗎？』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是完全意義是正確的，所以這才是『台北人』們值得被同情之處所在，他們在這座城市，卻不知道該怎樣活才是對的。人不可能完全切割過去，懷舊是情有可原，他們也都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好不好不得而知，但多少會有些不自適，因為被過去所糾纏。於是那些失去的、得不到的，變成了瘋狂翻滾的思念不停地侵噬想要掙脫、忘懷的人們。這其中也多少也被帶入了作者白先勇的感受。這些同又不同的情緒都被裝載在城市這個小小的容器中，不斷融合、沈澱，於是便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臺北，以及上海、南京、桂林……」基本上還

是符合《台北人》的整體幽隱神祕的氣氛，不大好說。可是作者閱後的印象模糊飄忽，甚至有點惘然若失的，談不上深刻，最後甚至不知所云了，這不能不說是本文致命的弱點。

曾越泓〈別樣彩虹〉，專談本澳林中英的散文集《頭上彩虹》，拉雜而談，洋溢著濃郁的生活色彩。「第一集『你的眼神』裏，寫的多是澳門中年女性眼裏的焦慮。這個經濟發達的城市要焦慮很容易，女人們一方面在傳統的華人文化裏努力相夫教子，一方面在職場打拼；不但要求自己要有歐洲式的體面優雅，還得一樣不落地肩負起家庭的雞零狗碎。」「作者在書裏感歎『男人待解放』，因為一年四季不管多熱，正式場合永遠需要西裝，為此我們不知浪費了多少冷氣。女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夏天一到，再嚴密的妝容也經不起大太陽下汗水，皮膚出油的考驗，如果不能一直把自己關在冷氣房，街上走幾步就能把睫毛變成蒼蠅腿。冬天臃腫的棉服，也為難著女孩們的好身段，表面上『要風度不要溫度』，心裏想著好彩是在澳門，冷不死人。」「喜歡關窗大概是不大喜歡的澳門特色，不過澳門有大把辦法讓我著迷，它像叮嚀的口袋，外面看小小的，裏面可以接納很大的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來澳門討生活，凌晨三點，菲律賓小哥在同鄉的指導下練習拋擲，瓶子摔在地下乒乓作響。睏意往往容易夾雜怒火，但作者卻真切地看到了他們努力為自己營生的向上力量。聽到聲響也不覺得煩惱了。常在南灣看到印尼、菲國的移工，聚在一起，分享食物和鄉音，跳起舞來。四面八方的人，好像都能在這裏，找到一點點慰藉。」略舉三段，沒有甚麼重點，面對生活，自然應對，不期然也有點踏實的樣子，相當親切。作者採用閒談的筆調，只能反映個人零碎的感覺，不成體系。